

王度庐武侠小说集



鹤惊昆仑

下

王度庐武侠言情小说集



鹤惊昆仑

下

群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鹤惊昆仑/王度庐著;—北京:群众出版社,2000
(王度庐武侠言情小说集)

ISBN 7-5014-1983-3

I. 鹤... II. 王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72332 号

鹤惊昆仑 (上、下)

王度庐 著

责任编辑:谢庆利

封面设计:章雪

版式设计:连生

出版发行:群众出版社 电话:67633344 转

社址: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15号楼 邮编:100078

印刷:北京地质印刷厂

经销:新华书店

开本:850×1168毫米 1/32

字数:470千字

印张:19.875

版次:2000年10月第1版 2000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0001—5000册

ISBN 7-5014-1983-3/I·809

定价:30.00元(上、下)

第
十
一
回

洞 房 灭 烛 挥 刀 拒 新 郎	云 岭 交 锋 堕 崖 逢 小 侠
---	---

纪广杰大怒，嗖地一个箭步蹿出了酒店，手挺宝剑，怒喝一声：“小辈你休走！”却见一匹黑马，马上一个青衣人连头也不回，飞也似的往南跑去了。纪广杰气得追赶了几十步，但始终无法赶得上。他只得又跑回店房，牵了马，连鞍桥也不备，就急急地往外走去。此时刘志远和蒋志耀全都在院中，他们就上前来问：“广杰，你要上哪儿去？”纪广杰却气得跺脚说：“你们不要管我！”他出门上马，飞似的向南转西，直追那人往武当山去了。

其实江小鹤的人马此时早已隐藏在一遍密松之中，他看见纪广杰骑着马提着剑一直往西去了。他却拨马回来，回到纪广杰住的那座屋店里，他就叫了声：“刘志远出来！”

刘志远正在屋中跟蒋志耀两人发愁，两人都疑惑现在是有一位本领高强的人，在暗中跟随着纪广杰。此人对纪广杰虽没有坏意，可是也没有好意。正说着，忽然院中有人叫他的名字，却是个穿着青布衣裳，牵着黑马的少年站在门前。

他很是诧异，往前走着问说：“朋友，你是找刘志远吗？你贵姓？找刘志远作什么？……”走到临近仔细一看，不由得吓得变了脸色，说声：“哎呀……”江小鹤微笑着，点手说：“你跟我出来！我有几句话跟你说！”刘志远不由有点儿腿软，出得门来，江小鹤就说：“你别怕，咱们两人没仇！”刘志远这才放点心，他又靠近说：“兄弟，十年没见着你，你真长得又高又大了！听说你的武艺也学成了！”江小鹤说：“这里说话不便，你跟我到南边去说几句话。我对你们决无歹意，不然我昨夜就可以取你们三个人的首级！”

刘志远跟着他，走出了南关，来到一片旷地上。这里竖着一根很粗的石头桩子，上刻几个字是张姓地界。江小鹤便牵马在此站住了。他回身向刘志远说：“我跟你说！我父亲被鲍振飞杀死，我小时在鲍家受的那些欺侮，你都知道。你早先对我虽无好处，可也并无坏处。我现在武艺学成了，你看！”说时江小鹤抡起右掌，向那根石柱削去。只听吭嚓一声，将那根很粗的石柱削成了两截，但江小鹤的手并无损伤，颜色也不变。

江小鹤自负地冷笑着道：“这不过是硬功夫，软功夫叫你看，你也不懂。”刘志远有些发颤，脸色早吓白了，但他还勉强镇定着，说：“我早知道，兄弟你的武艺是学成了。这回我跟纪广杰出来，是真没有法子，连蒋志耀跟纪广杰出来也是无法。兄弟你知道我们昆仑派的规矩最严，老拳师派我们干什么，我们就得干什么！”江小鹤按剑怒说：“不要再提昆仑派！昆仑派中的鲍志霖、葛志强、龙志腾、龙志起都是我的仇人！我必要把他们全都杀死！但其余的人都与我无仇，只要不来侵犯我，我就决不枉加伤害！”

刘志远身子又抖颤了一下，就叹了口气，说：“那也没有法子！你们两家的仇恨谁也不能调解。可是，咳！反正我们是得不管就不管。老师父派我们跟随纪广杰出来，我们就只好跟着他出来。可是见了面，碰了头，我也不能指出你就是江小鹤！”

江小鹤点头说：“好了，无论在什么时候见着我，不许告诉我我是谁。可是你要明白，我并非怕谁！”刘志远点头说：“我明白！在正阳县夜里送去了赈银七百多两，昨夜在纪广杰的身上又写字，我都明白。刨出兄弟你十年刻苦学成的武艺，谁也没有那么大的本领。纪广杰那小子到现在还糊涂着，还自以为武艺了不得。其实兄弟你是不肯下毒手，不然有八个纪广杰也早就死了！”江小鹤就点头说：“好！我现在找纪广杰去了！”说着他上了马，一挥皮鞭，就向武当山飞驰而去。

武当山本是楚北最有名的一处山岳，山属巴山支脉，周围八百里，有三十六悬岩、二十七高峰。最高之处名曰天柱峰，那就是真武修炼之所。此外尚有南岩、五龙峰、紫霄峰、展旗峰，各峰上都有道家的观宇，都是张三丰祖师所兴建的。张三丰是宋徽宗时的人，直活了几百多岁，到明成祖时才羽化。内家武技全是他所传的，所以才名曰“武当派”。山上的道士都学秘传的武艺，不过他们轻易不肯示人，所以江湖上的人很难知其底蕴。

这天，晓烟未散，山上一片清凉，内家的名侠纪广杰与江小鹤就先后上了武当山。纪广杰是先来到的，他一直催着马上了山道，心中十分气忿，暗想：“什么人敢戏耍我？敢欺我龙门侠的嫡孙？我非要跟他较量较量不可！”马蹄得得地踏着山石，惊得山鸟乱飞，野兔乱奔。越过了一道高峰，只听耳畔有泉水潺潺的响着。由高峰白云里扑下来三四只苍鹰，盘旋着飞下去了，直飞到岭下，在纪广杰的马脚之下，又盘舞着，忽然又很疾快地斜着翅子掠上了天空。纪广杰恨此时未携弹弓，心想：若然此时我带着弹弓，至多五、六下就能把这四只苍鹰击落。

他催马又往上走，同时用眼向两旁张望，却连个樵夫也没有看见。又走过一重山岭，忽见对面高岩之上流下来一股瀑布，真如一条白练似的，击在山石上，迸起来无数的水珠。水珠溅得又高又远，连纪广杰的鞋袜都觉得潮湿，并听有哗哗地急剧的水响之声。原来是这股瀑布流下来冲过了无数座怪兽似的山石，弯弯曲曲地都流泄下去。下面是很宽很深的山涧，涧水奔腾着，仿佛是一道大河，一条长江。忽然举头一看，就见高岩之上刻着三个大字，是“解剑泉”。

纪广杰心说：不知道这又是个什么古迹？可惜我没有带着笔墨，不然可以爬上高岩，写上“捉拿江小鹤”五个大字，下面再注上我的名字。将来如若江小鹤来到此地，他看了一定失魂丧胆的。于是寻着山路，他这匹马就很费力的跑上了山岩。不料前面有一块巨石挡路，马看见就有些发怯，竟要退了下来。纪广杰用力挥鞭策马，这匹马就四足腾起，像一条白龙似的越过了巨石。然后纪广杰跳下了马，站在巨石上抽出宝剑刷地一抖，口中长啸了一声说：“啊！我纪广杰来了！小辈快走，在武当山上叫你看看咱武当内家的真功夫，龙门派的好剑法！”

他声音高昂地喊了出来，只听万山响应，都说：“……好剑法！”似乎是张三丰祖师在空中回答他。又见那两只苍鹰飞了回来，纪广杰赶紧由地下拣起一块碎石，仰脸看着。等到一只鹰再盘回来，纪广杰就扬手飞石打去，正好打中那鹰的翅子，那只鹰就像个断线的风筝似的，斜着落下去了。纪广杰赶紧又低头去看，便见那只鹰坠下有数十丈，忽然又缓过力来振翅上冲，口中哧哧的叫着，盘旋了两遍又飞下往远处去了。

纪广杰不禁哈哈大笑，忽然他一回首，看见身后高峰上站着一个道士，有很长的黑髯，正扶着一棵松树向下看他。纪广杰就回身，仰着脸大声问道：“道士，你看见刚才有个骑黑马的人上山来没有？”那道士也在上面张着嘴说了几声话，可是被泉声搅得，

一句话也听不清。纪广杰就将马匹牵到一旁，系在一棵枣树上，然后他手提宝剑，一手摇摆着。

那道士高声说：“不准带剑！你没看见下面岩上刻着‘解剑泉’吗？那是通微显化真人三丰祖师的仙笔，不准带剑上山。你快把宝剑扔下去，不然真武爷要发怒！”纪广杰却把眼一瞪，说：“你又不是真武爷，你又不是张三丰，你能拦阻我？我是被人邀上山比武来的。我会武艺，是真正的武当派。这武当山就是我的老家，我爱怎样就怎样，谁也拦不住我！”

那道士一听纪广杰的话，他的态度也改变了一点，就盘问着：“你是武当派的哪一支？武当派只有三支传人，一在关中，当年有大侠王宗，传了几个弟子，但百年来那一支早已绝传了。另一支是在温州，陈州同师父所传，当代只有蜀中龙一人。再一支是在南楚，王来威师父所传，现在也没听说有人。还有就是铁杖僧长江雁，但他们也不过偷来内家一点武艺，并非武当的真宗。”

纪广杰一听，不由得惊异，心说：这个道士对于武当的支派倒记得很熟，想必他也会武艺。随就笑了一笑，说：“你说的不错，可是你不知道武当派的武艺，离山已有二三百年来，在外面早与你们山上所闻的不同了。有许多人你们也没听说过，并且那些人的武艺比你们山上所传的还要高强。我姓纪，河东人，我的祖父称为龙门侠，你可晓得这个人吗？”

那道士一听，便惊讶着说：“你原来是龙门侠的后人，那更好了。你的祖父是少林派的武艺，后来又从武当学习；所以他的武艺兼有两家之长，不愧是一位老侠客。可是二十年前他到武当来朝过几次，每次他都不敢携剑上山。你是他的孙子，你怎会就这样骄傲？你要明白，我告诉你的这都是好话，因为我也不过是云游至此，并非本山的。但如若见了遇真观的道士们，他们就可能不能像我这样客气了。”

纪广杰愤怒着说：“你既不是本山的人，你就不要管！真武

爷出来也只能怪罪于我，跟你无干！”说着，他就不再理那个道士，跳上了高岩四下张望。却见峰岭连绵，烟云叆叇，连那几只苍鹰的影子全都看不见了。更不见在县南关酒店前约自己前来比武的那人。心中就不由暗笑说：真是匹夫，既然约我到这里，他却跑了。想此人必是江湖盗贼，他的夜行术或者比我好一点，但比起剑来，他却不敢！于是他就连喊了几声，但除了空谷的回音之外，再也没有一个人应他。回头又看，那个道士已走了。纪广杰倒觉得非常扫兴，心说：我这匹马大概不会在此丢失，不如我索性往上去，看看这武当山到底有什么武艺出奇的道士！

于是他步行提着剑向上走去。就见遍山都是苍松碧草，十分幽静，却看不见一个人。又走过了一道山岭，就见面前有一抹红墙，从松林之中露出。纪广杰脚下加快，走到近前，就见那庙宇不大，寻到山门，看那横额上有三个字，写着是“玄微观”。山门闭得很严，鸟语啁啾，松簌微响，看去真是一处洞天福地。

纪广杰用宝剑去敲门锁，敲了半天也没有人开门。纪广杰气了，便纵身上红墙，向下去看，院中也是没有人，打扫得十分干净。纪广杰就跳到院中，提剑到东配殿前，向里面问道：“屋中有人没有？”屋里的人还没有答言，纪广杰却听得身后有微微的脚步。他赶紧回头，却见是刚才的那个黑髯道士，此时身穿短衣，一手提剑，一手伸着二指向自己的后脊梁点来，来势极快。纪广杰也赶紧翻身舞剑，只听咣啷一声，两口宝剑就相击在一起。

纪广杰怒喊道：“好！你这道士竟要暗算我！”黑髯道士又挺了剑逼近，也愤怒着说：“二百年来没有一个人敢携剑上山，你是哪处来的强盗？也敢冒充武当的传人，看剑！”纪广杰伸剑，又将对方的剑架开。身后忽听屋门一响，纪广杰赶紧又跳身闪开，就见东配殿中又走出一个年轻的道士，也持着宝剑奔过来，喝一声：“走出去！”纪广杰一面施展武艺，单剑敌住对方的二人，一面微笑着说：“既登到此山我便不走，武当山是我的外婆家。我倒

要在此施展武艺，使你们这些舅子看看我！”他毫无畏缩，一口宝剑绞花变势，红丝剑穗随着他的猿臂飞舞。

那两个道士虽然剑法也颇娴熟，但是却敌不过他，被他逼得直往后退，眼看要退到后院。就见从后院又出来三个道士，也一齐抡剑扑上纪广杰，五口剑分前后、左右包围了纪广杰。纪广杰一口宝剑前遮后护，左挡右击，只听脚步声和剑击声越杀越紧。二十余合之后，纪广杰就变换了剑式，一面战一面走。走到山门前，他就一耸身上了墙头，那少年道士也抡剑追上墙去。纪广杰就跳到庙外，反往岭上走去。身后追来了五个道士，纪广杰点头说：“你们来！敢上来吗？”他站在一座岩石上，向下傲笑着。

那黑髯道士和年轻的道士又挺着剑逼上，纪广杰却探下身用剑与二人争持。战了又十余合，那五个道士谁也不能扑上这块岩石。纪广杰却一手持剑护身，一手又扳着山岩往上走去。五个道士依然不肯退后，照旧前逼，并齐喊着说：“只要你把剑扔下，我们就放你随便去走！”纪广杰依然是狂笑着，退着身又往上走去，拿宝剑撩逗着那几个道士。道士们此时都气极了，就一拥扑奔过来。纪广杰就将身遮住向上去的路，挺剑与五个道士交战，越战他的精神越是振奋。那五个道士被他这口神出鬼没的宝剑逼得简直都不敢上前了。

这时纪广杰就听身后起了钟声，嗡嗡地，仿佛两三个钟同时敲着，而且敲的很紧。纪广杰就晓得山上又有人来了；他随翻剑返身，转往山上跑去。一来到这座更高的山岭上，就见这里岩石崎岖，简直没有一点平坦的地方。

在岭后有一座庙，露出来庙脊和松树，并有白云在那松树之间飘浮着，那嗡嗡地震山的钟声就是从那里散出。随着钟声又跑出来两个道士，全都提着宝剑。这两位道士的年纪可不少了，一个有四十多岁，另一个胡子已然苍白。这位苍髯道人很快就来到纪广杰的近前，他把剑一横，喊道：“休要再往前走！”岭下那

五个道士此时也追赶上来，他们见了这位苍髯道士，都一齐恭敬地打稽首。

那个黑胡子的道士就指着纪广杰说：“这人太可恨！他自称是龙门侠之孙，过了解剑泉还不解下佩剑。我用好话劝他他反倒凶横起来，刚才并用恶语污蔑神尊。我们几个人驱他也驱不开，他反倒往上走来。”那苍髯道人一听，便把纪广杰从上到下打量一番，他就微笑着说：“想不到纪君翊还有这样的孙子。既然如此，你就更不可不遵守山中的规矩！赶快把剑扔在涧里，我领你到祖师爷面前烧一股香，求祖师爷饶你！”

纪广杰却把剑一抡说：“你先把话说明白了！我问你，你们的祖师爷是谁？”苍髯道人立刻面色变为震怒，说：“武当派的祖师是通微显化张真人，难道你祖父没告诉过你吗？”纪广杰傲然又问：“张真人现在还活着吗？你请他出来见我！”旁的道士全都愤怒着，一齐抡剑说：“这人无理，二真人不必同他再说了！”

苍髯道人便冷冷笑着，说：“自从十年前铁杖僧到这山闹过一回，被我们仰仗祖师爷的灵光，将他打下山去之后，已没有人再敢前来无理了。想不到如今又来了你这个初出世的小辈。我问你，你既是龙门侠之孙，你可听你祖父告诉过你武当山有七大剑仙吗？”

纪广杰却微笑着摇头说：“没听过，我不信这世上还有什么剑仙。即或有，我也要与他较量较量！”那苍髯道人听纪广杰说出这些呆话，他就越发冷笑着说：“好个不知高低的小辈！我今天倒要替龙门侠管束管束他的孙子。但我先要跟你通下姓名，我就是本山七大剑仙的第二位楚剑雄！”纪广杰说：“谁管你是什么熊，咱们且一决雌雄！”说时一剑砍去。

那楚剑雄急抡剑将纪广杰的剑磕开，然后挽半花向纪广杰的右腕削来。纪广杰急忙将剑后撤，随后一挑，想要将对方的剑挑开，但楚剑雄又将剑挽了个背花，向纪广杰的头部砍去。纪广

杰急忙将剑后撤，疾忙又横剑去迎，两剑磕在一起，当的一声巨响！楚剑雄的力大，纪广杰没有将他的剑磕开，急忙又退一步，改变剑势去取对方。却不料楚剑雄的宝剑舞起，一连三砍如连珠贯串，追而复追。纪广杰不得不用力又迎击了一下，然后转身就跑。

楚剑雄从后赶来，纪广杰却蓦地一翻身，宝剑平抡，要取楚剑雄的颈部。楚剑雄赶紧将身向下一伏，但头却扬了起来；宝剑推开了对方的剑，他斜走几步，把剑势转换，又从右侧去取纪广杰。纪广杰却已跳在一块巨石上，居高临下，敌住楚剑雄。楚剑雄几次往上扑，都被纪广杰的剑给挡下来。

此时纪广杰更是骄傲，喝一声：“道士，只要你能抢上这块石头来，我就扔下宝剑拜你为师！”楚剑雄怒喝道：“谁收你这样的徒弟！”他那宝剑就如同一只蟒似的，前后左右，四方八面；并且腾起来扑上去，打算将纪广杰打败。但纪广杰就站在这块巨石上，宝剑向下探取，身体左右腾转。楚剑雄的剑一来到，他就用剑给砍下去。无论对方使用怎么的剑法，用多大的气力，他也是不许登上他这城堡一样的巨石。他并冷笑着，气得楚剑雄抡剑向那边一指，那边的六个道士一齐抡剑奔过来。纪广杰便不得不跳下巨石，抖开宝剑去迎战众人。

七口宝剑往来飞翻，又十数合，纪广杰将那黑髯的道士砍倒。此时那观中却又嗡嗡地撞起钟来，一霎时又来了四个持剑的道士；九个人一齐舞剑逼近纪广杰。尤其是楚剑雄的剑法新奇，一步一步向前逼扑。纪广杰自知不能招架，刚又刺倒了一个人，他转身又跑，跑到悬崖之旁，却寻不着向下去的道路。下面又是万丈的深涧，有白云在涧间飘浮着，也不知涧里是水还是石头。

纪广杰不敢跳下去，他只得返身，咬着牙，瞪着眼将剑舞成个花似的护着身。但见道士越来越多，眼前的剑光也愈觉得缭乱，顾左不能顾右，同时他的力气也竭尽了。他就觉得眼前一发

黑，一只脚发软，身子已不知往哪里去了。紧接着又听耳边轰的一声，觉着全身一阵奇痛，他就昏晕了过去。

不知过了多少时，他才觉着有人将自己抱住，将冷水冲洗自己的头部。纪广杰睁眼一看，原来是一个穿着青布衣裤的少年。面目有点熟，身材很高，看那样子正是在县城南关酒店前激自己来山比剑的那个人，也就是昨晚自己在酒店中题诗，旁边有人称赞“好诗”的那个雄壮少年。纪广杰看看自己身上的跌伤，不算重，除了左臂和脸上之外，哪处也不痛。他便翻身跳起来，一把将那少年抓住，怒骂道：“好小辈！你骗我到山上来。”

少年一托纪广杰的腕子，下面又一脚，就把纪广杰踢到涧水里去。涧水很深，纪广杰的水性不够，他挣扎着，露出两次头来，俱都被高处冲下来的水给淹没。这站在山岩上的少年江小鹤，他又跳到水里。他就像一条鱼似的，优游如意，不费力就将纪广杰拉出。按出了几口水，纪广杰又苏醒过来，看了看自己和对方全都跟水淋鸡似的了。他也没有力气了，就躺在一块石头上，向江小鹤问道：“你姓什么？说实话！”

江小鹤微笑回答说：“我名叫高九华。”纪广杰冷笑着说：“无名小辈！我还以为你便是江小鹤呢！”江小鹤回笑说：“我要是江小鹤，还能救你？此时你还在树梢上挂着呢！”

纪广杰仰脸看了看，见上面有百丈多高的悬崖，悬崖中间横生出许多棵树木，白云在树梢上飘浮着，泉水从树根下流泄着。纪广杰倒很为惊讶，暗想：这样的悬崖绝壁，我从上面失足跌下来，跌在树上，这个人竟能从树上把我救下来，也真是不容易呀？而且看他的拳脚很好，声又很大，水性也精通，必是位无名的好汉。随就笑了笑，说：“我纪广杰还没遇见过你这样的人，你简直是鸡鸣狗盗的一流！”

江小鹤笑问道：“什么叫鸡鸣狗盗？你不要跟我擅文，我不认得字！”纪广杰惊讶地问道：“莫非在酒店墙上我那诗后题诗的

不是你？昨夜……那不是你？”江小鹤笑道：“什么事你都推在我身上。我告诉你吧！我是从正阳县跟下你来的；我的意思是想要跟你比比武艺，看你这捉拿江小鹤的人到底有多大本领。我知道武当山是不许佩剑的，如若佩剑上山一定要出麻烦，所以我才激你上山，为的是叫你与这些道人斗一斗。如今一看，原来你不行！”

纪广杰愤怒地坐起身来，斥说：“姓高的你住口！你敢是看不起我？刚才在山上吃亏是因我单人势孤，我一口宝剑敌他们十几口剑当然有些难。可是结果我身上并没受一处伤，并且倒伤了他们几个人；所以说起来今天败的还是他们，并非是我！”

江小鹤微笑着说：“总还是你的武艺不高。要是我，我的手中不必用兵刃，随他们几十口剑来扑我，我毫不畏惧，包管将他们全都打服。”

纪广杰冷笑道：“你不要信口胡说！你敢上山去与那一些道人斗一斗吗？”江小鹤说：“他们并没惹我，而且武当山是咱们内家圣地，我不敢在张三丰祖师的面前无礼。”纪广杰哈哈大笑说：“你这话说出来不要叫人笑死？”

江小鹤面上也现出了怒色，说：“我不可笑，可笑的倒是你！凭你这样的武艺，也敢到处题写捉拿江小鹤？只是江小鹤他看在你祖父龙门侠的名头上，不愿你在江湖上丢人罢了。不然他若找了你来，只须三拳两脚，你纪广杰轻则负伤，重则必死！”

纪广杰一听，突然跳将起来，双手握着拳，用眼睛瞪着江小鹤。江小鹤傲笑着。纪广杰忽然低头一看，那镜子般的涧水，照着自己的影子，原来自己满脸的血迹，大概是刚才由崖上摔下时，被那些松枝刺伤的。纪广杰两只手向脸上一摸，觉得十分疼痛，并且两只手都染了血迹。他便向江小鹤冷笑了一下，再不说话，由身上剥下来那件湿透了扯破了的小褂，就当作手巾，蹲下身去就用涧水洗脸洗身。然后假意地笑了笑，对江小鹤说：“朋友，今天

你我不必爭吵。在正陽縣你偷錢幫助我放賑，剛才你又算是救了我，咱們兩人倒應交個朋友。至於誰的武藝高，誰的武藝低，那咱們以後再較量。現在你先在這裡等着我，我到山上取下馬匹。然後我招呼你，咱們一同回縣城，到我那店房裡談談，喝幾杯酒。你看如何？”

江小鶴點頭說：“好！你去取馬匹，我就在山下等你。給你寶劍！”說時江小鶴攀着岩石上去，在一棵斜生着的大柳樹上把紀廣杰失落的那口寶劍取到手中，向下一扔，說聲：“仔細點，接着！”下面的紀廣杰一伸手，就抓住了劍柄。江小鶴一手援着樹，微笑說：“我在山下候你！”說時也就象一只猿猴似的，攀崖登樹，很快地就上去了。

紀廣杰仰面看着，心中也不禁欽佩，暗想：此人的身手敏捷，實在在我之上；如果他要是江小鶴，那可實在有些棘手了！等那江小鶴沒有了踪影之後，他也將寶劍插在腰褲帶上，攀樹登崖向上走去。但走了不到兩丈之高，他就見已無樹可攀，無岩可登，趕緊就又退步下來。心中十分着急，暗想：我若是爬不上去，即使不會在此餓斃，也要被那姓高的耻笑。於是，他就在澗邊的亂石之間跳躍着，往上走去。好不容易他才仰面看見上面有一處可以攀登的山岩，紀廣杰這才使盡了生平的本領，小心謹慎地爬了上去。

到了上面，只听水声哗喇地响，原来这附近就是解剑泉的那股瀑布。纪广杰辨明了方向，在山岭之间徘徊了半天，方才寻着他那匹白马。仰面一看，高峰叠翠，白云飘浮，纪广杰又要抽剑再走上岭去与那群道士厮杀。可是，他此时确实是身体疲乏，而且有几处伤痕觉得很痛，他便向上狠狠瞪了一眼。心说：楚剑雄！你们那一群道士！今天咱们不必较量了。过两天后，我再到山上与你们一决雌雄！他才忿忿地将剑收入鞘内，就牵着马下山。眼看快到山下之时，他就骑上了马，一放辔，得得地跑到

山下。

山下有一群绵羊，正在吃草，约有二百多头，远处看就跟一堆一堆的雪一样。江小鹤牵着一匹马，站在雪白的羊群之中，正跟两个牧羊的小孩子在谈话。纪广杰就高高招手叫着说：“朋友！走吧！”江小鹤随牵马走出了羊群，来到大道上，他就上了马。纪广杰特别注意江小鹤鞍旁的宝剑和足下的草鞋。他微笑了笑，就说：“走吧！到我那店谈谈，在那里我还有两位朋友呢！”

江小鹤点头说：“好！”于是两匹马飞驰回到南关。这时刘志远和蒋志耀正在院中乘着凉；刘志远是眉头紧皱，默默不语，蒋志耀却在跟掌柜谈起闲话来。忽然黑白两匹马驰到，牵进了店门，纪广杰和江小鹤二人都是浑身的泥水。尤其是纪广杰刚才出门时是那么漂亮，现在却是身上的衣服也没有穿；脸上臂上全都是伤痕，并且好几处还流着血。蒋志耀就直着他那只单眼，问说：“怎么啦！”刘志远却发着怔瞧着江小鹤。

江小鹤从容不迫地将马交给了店家，纪广杰就把他向刘志远引见，说：“这位是昆仑派的高徒刘志远，外号人称太岁刀，这位是我刚才结交的朋友高九华。”江小鹤带笑抱拳说：“久仰！久仰！”刘志远也不敢不装出神气来，也抱拳说：“岂敢！”纪广杰看了大失所望，心说：我错疑了这个姓高的，原来他确实不是江小鹤。随即又给蒋志耀引见。

蒋志耀翻着那只独眼，见江小鹤一表人材，便连连拱手，说：“就在院里坐吧！屋中太热！”他随给搬了个凳子。纪广杰却说：“我要进屋中换身衣服去。”刘志远也要跟随纪广杰回到屋里去。江小鹤却赶紧过去拉住他，口中说：“刘兄请坐，咱们谈谈！”手指却一用力，刘志远就觉得骨头痛，他又不肯喊叫出来，只说：“好好！”脚步踉跄，被江小鹤揪回来就按在凳子上，他痛得头上滚下来黄豆大的汗珠。

江小鹤说：“天气真热，是不是？”刘志远咧着嘴点头说：“是，

很热！很热！”江小鹤脱去了小褂，露着雄健的跟铁铸一般的身体。刘志远便说：“高兄是从什么地方来？一向作何生意？”江小鹤说：“我从江南池州来，没有准行当，有时替朋友保趟镖，有时教上一两个月拳。到穷困无聊的时候，走在什么地方，便在什么地方拉个场子卖艺。在南北混了十几年了，也没有一天人缺酒饭，马缺草料。现在我是来朝武当。走在山上不料见那纪广杰兄与几个道士交手，纪广杰就被逼得由山崖上摔下来，我把他救了，我们两人就交成朋友。”

这时纪广杰正换了一身米黄色裤褂，从屋中走出来，听江小鹤说了这话，他就不禁脸红，同时气忿道：“高兄，你若没有要紧的事待办，我请你在此多住两天，叫你看我再到武当山上，不但把楚剑雄和那些道士全都降服，并叫他们七大剑仙也得都向我下跪！”

江小鹤微笑着说：“怕不能那么容易吧！武当山是内家的祖师山，他们那些道士岂能没有由三丰真人那时秘传下来的武艺？七大剑仙，我虽然不知道他们的姓名，可是我想决不可能像那般江湖上徒负盛名，自鸣得意的小辈！”纪广杰面色更变，气忿忿地说：“高兄，你能现在再同我到山上去一趟吗？你看我再斗一斗那一群道士？”说时，他就想取剑再到山上去厮杀，却被蒋志耀把他拦住，说：“有什么话也得商量商量。山上的道士多，我们的人少，无论多大的英雄，不能不顾忌顾忌。这样寡不敌众的事，谁也不肯干！”

纪广杰又忿怒地坐下，江小鹤自己斟了一杯茶喝着。纪广杰气得发了半天怔，又问说：“高兄，你现在还打算往哪里去？”江小鹤说：“我要到长安去！”旁边刘志远就吃了一惊。纪广杰就又问说：“到长安去有什么事干？”江小鹤说：“我在那里有几位朋友，都是十多年未见面了。他们欠我些账，我打算前去讨还！”

旁边刘志远吓得不仅变色，汗珠又簌簌地流下来。蒋志耀